晴雯悔擔虛名

盧荻秋

晴雯被王夫人攆出大觀園後，連氣帶病，躺在她姑舅哥哥家裡的蘆席土炕上奄奄一息。寶玉偷偷去看她，問她有什麼要說，晴雯嗚咽着說：「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雖生的比人略好些，並沒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樣，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擔了虛名，而且臨死，不是我說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也另有個道理。不料癡心傻意……有冤無處訴！」她用剪刀將左手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鉸下，又將自己貼身穿着的就紅綾襖脫下，送給寶玉，說：「論理不該這樣，只是擔了虛名，我也是無可如何了。」又囑咐寶玉說：「回去他們看見要問，不必撒謊，就說是我的。既擔了虛名，率性如此，也不過……」（第七十七回）晴雯是個堅持原則、從不苟且的人，一貫瞧不起襲人那些上不了枱面的勾當，但這個時候，她卻後悔了。短短幾句話裡，「擔了虛名」這四個字竟一連說了三遍：一來是爲自己受到的冤屈而不甘心，二來後悔沒有早些和寶玉表露眞情，三來希望索性讓人知道她和寶玉之間的感情。可謂字字血聲聲淚，將一個素性光明磊落卻遭人暗算以至被逐出賈府的少女的淒怨、愛戀和憤怒，表達得淋漓盡致，催人淚下。晴雯所說的「當日也另有個道理」，顯然是指她所瞧不起的那些勾當。譬如性勾引。書中唯一一次寫到寶玉的性行爲，是第六回裡他和襲人的「偷試雲雨情」，當時「幸無人撞見」。不過後來晴雯卻說「便是你們的鬼鬼祟祟幹的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第三十一回）可見襲人與寶玉的性行爲並非止此一回，晴雯是知道的。「晴雯撕扇」一回，寶玉要晴雯打了水來兩個人一起洗澡，晴雯搖手拒絕了，說：「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作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道是怎麼洗了。」更可見襲人所帶出來的小丫環們也頗得襲人之眞傳，懂得用「鴛鴦浴」這樣的方式來籠絡寶玉。所以，要說善於用「私情密意」勾引寶玉的，不是晴雯，恰恰是打小報告的襲人本人。晴雯被潑了一身的污水，被當成狐狸精，被攆出大觀園，實在是冤枉之極。那麼，如果晴雯眞的像襲人那樣，一開始就實施性勾引，是不是一定會落個好下場呢？怕也未必。晴雯吃虧是吃在被人打小報告上，而不是沒有勾引寶玉。她與寶玉兩不相干尚且被誣爲狐狸精，如果她也和寶玉常洗鴛鴦浴，不更是找死嗎？所以說，在一個存有偏見的領導者眼裡，事實眞相並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關鍵要看小報告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心願。別有用心的人只要摸準了領導的脈搏，只管去打小報告，捏造罪證也好，添油加醋也罷，領導都會欣然笑納，那時候，還不是想整倒誰都容易？至於暗中打小報告的人，往往正是苟且宵小之徒，他要栽贓給他人的往往正是自己習以爲常的勾當。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自己的鬼心腸來嫁禍於人，從而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晴雯心高氣傲，遭讒被逐後很難嚥得下這口窩囊氣，所以一再表示「擔了虛名」，悔不當初。其實，這是於事無補的。歷來，君子鬥不過小人，因爲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守正絕不苟且，而小人工於算計，暗箭傷人。在一個缺乏公理和公權正義的環境裡、社會中，小人得志，君子遭陷，不是屢見不鮮的事嗎？

周恩來的身高

齊夫

偉人們向來不以身高取勝，世界上也沒有什麼身高與偉大程度相聯繫的必然規律，如果說矮個子的偉人中有列寧、鄧小平，那麼高個子的偉人中也有戴高樂，而周恩來的身高雖然適中，可能人們希望他的形象更挺拔偉岸一些吧，關於他的實際身高就總有些爭議。

據乒乓傳奇人物莊則棟回憶，一九六四年，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載譽歸來的中國乒乓球隊時曾對他說，我也身高一百七十厘米，和你這個世界冠軍一樣高。

而據特型演員王鐵成回憶說，上世紀八十年代，觀看《周恩來》電影後，鄧穎超親口跟他說，你不僅形象很像，身高也和周恩來一樣，都是一百六十九厘米。

張佐良所著《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則記載：「周恩來最後的日子：身高一點七三卻只有幾十斤」。作爲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對周恩來的身高應該是瞭如指掌的，這個說法也應該是權威的。

作爲旁證，我們不妨再看看幾張合影照片，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合影最多，落差大概就在十厘米以內，如果毛澤東身高是一點八〇米左右，那麼周恩來就是一百七十厘米左右。

周恩來和朱德有一張合影，顯得周略高一點，而朱的身高是沒有爭議的一百六十九厘米，這也就意味着周可能有一百七十一厘米，同時這也是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的說法。

看來，周恩來的身高大約在一百六十九厘米至一點七三米之間，還沒有見到更離譜的數字，我以爲還是一百七十厘米這個高度更客觀一些，各方都能接受。當然，就是同一個人，早晨和晚上、青年和老年都會差個二厘米左右，所以說，說周恩來一百六十九厘米或者一百七十二厘米，也都能成立。

其實，像周恩來這樣的歷史巨人，就如同巍峨高山，參天大樹，考量其實際身高已無太大意義，無非是我們這些無限崇敬的後人們還想使他在心目中的形象更加完美罷了。而大體上與周恩來身高相仿的拿破侖，雖是一代英雄，縱橫天下，卻對自己的身高很不自信，一再叮囑他的副官，將來給他寫回憶錄時，一定要給他多寫高二厘米，就顯得十分可笑並且多餘了。

中國男人想娶越南女爲妻

文佳

中國男人娶越南女人爲妻，這並不是新鮮事。在廣西、廣東一帶農村的大齡單身農民，通過「中間管道」，娶越南女爲妻的事情，早已有之。

但進入二〇一〇年以來，「娶越南老婆」的話題卻在城市與網路間忽然升溫，並得到不少中國城鎮男人的認同，且有成群結隊赴越南「選妻」之勢。何以至此？全因一位南京市民迎娶了一位越南老婆，並公之於衆。

這位現身說法的男子，眞實身份是南京一家演出公司的負責人，人稱戴總。二婚的他在網路上發表了四十七篇《越南相親記》，仔細介紹了他在越南相親娶妻的過程。並將自己與美麗的越南新娘的照片曝光於網路。

據戴總介紹，他只花了三點五萬元人民幣，十五天，就從四十多個越南姑娘中選了一個帶回來做老婆。更令不少中國單身漢羨慕的是，老戴表示，娶回來的越南老婆「不貪不懶不隨便不高傲不拜金，年輕漂亮勤勞賢慧，關鍵是聽話」。他說：「媳婦眞的好得沒話說，從來不會在新街口（高檔商城）逛街買東西，只有去大市場才捨得。就連平時買日用品剩下的錢，老婆也會全部上繳……」

老戴的發帖，一下子調動了爲高價娶妻而發愁的男人們的熱情，不少男人表示認同娶越南老婆。有網民表示：「還是找個越南老婆好啊，會不會中文不重要，重要的是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和你同甘共苦。」另一位男青年則表示：「太划算了，娶！這輩子就娶個越南女人了。」一時間，各種「越南相親旅行團」的廣告也紛紛出爐。

「娶越南女爲妻」也帶來了一場輿論的爭論，「是娶老婆還是買老婆？」「是不是中國女人娶不得了？」成爲了爭論的焦點。有輿論指出，中國男人們對「極品越南老婆」多多少少有着興趣甚至嚮往。但仔細考量下來，還存在着「話語不通，思想不合，手續複雜，逃跑風險」等諸多問題。選擇這一步的人本身就抱着划算的態度，看中外貌就直接交錢，談感情的微乎其微，爲婚姻增加更多風險。

而一位男士則認爲，現在的中國女生談相親：第一、有房有車嗎？第二、在哪工作，有存款嗎？第三、家庭怎麼樣啊？第四、父母幹什麼的？最後才是人怎麼樣？要是前兩項沒有達到水準，那就免談。對於八十後的未婚青年來說，沒有幾個能達標的，所以，娶越南女爲妻才成爲一種被迫現象。

而更多的中國女性對這一現象則抱以鄙視的態度。一位女網民表示：「跨國婚姻很正常，可圖便宜去買就是男人的不對了。」「有沒有想過，和中國老婆比起來，她們能做什麼？剛開始你只投資幾萬，日後呢，你要養她一輩子你能接受？大陸老婆好歹還自己工作也參加養家！這樣算經濟帳似乎娶越南老婆未必合算。」「中國男人應該增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抱怨中國女人獨立意識的覺醒」。

大茶壺、小茶袋和兩個茶黨

陳安

美國人在喝咖啡和可口可樂之餘，也喝茶。他們的品茗方式不像中國人、日本人，沒有什麼茶道、茶藝，一般也不用茶壺，更無紫砂壺，也沒有茶盤、茶托、袖珍茶杯之類茶具，茶的種類也有限，更無動人名字，「立普頓」這樣的牌號哪能比得上中國茶的美名：龍井、烏龍、鐵觀音、碧螺春、雲霧、普洱、茉莉花、綠陽春、綠牡丹，等等。你到西餐館進食，不想飲冰水，而想喝茶，侍者就給你一杯熱水和一個茶袋，你自己把茶袋放進水杯，就慢慢品嘗這溫溫呑呑、淡而無味的所謂的「tea」吧。

英國的「下午茶」傳統，有些美國家庭、公司和機構仍然保留。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期間，有時就去哲學樓休息廳喝下午茶，也是熱水加茶袋，還可加牛奶，也可拿幾塊餅乾點飢。哥大這所有二百五十多年歷史的高等學府，顯然還殘留英國文化影響的痕跡，下午茶是一例，而其圖書館總館巴特勒大樓牆上最大一幅油畫，畫的就是當年伊麗莎白王后訪問哥大的情景。

有意思的是，當年北美殖民地爲擺脫英國統治而進行的獨立戰爭，其導火線之一就是茶葉。一七七三年，英國制定的「茶葉法」使其東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北美銷售茶葉的壟斷權，並迫使殖民地居民繳付茶稅。北美各地民衆對英國的反感、憤恨和對抗因此而更加強烈，波士頓的激進人士甚至組織了「茶黨」，戲劇性地搞了一次「傾茶事件」。一天晚上，幾十個波士頓人化妝成印第安人，把停泊在港口的大量茶葉傾倒在港灣裡，大堆大堆茶葉，就如水綿、褐藻一樣大面積地漂浮在水面上，任憑風吹浪打，不知歸宿——有骨氣的殖民地民衆寧願不用這價廉物美的茶樹葉子當飲料，也要顯示自己不願屈膝低頭、不願任人擺布的勇氣。

平時不用茶壺的北美人，這次把波士頓港灣當作了茶壺，把價值九萬英鎊的茶葉倒入了這把永遠泡不開的「大茶壺」裡。英國政府因此惱羞成怒，決意封閉這個「大茶壺」，頒發了禁止在此裝卸貨物的「波士頓港口條例」。後來加上其他種種「條例」，忍無可忍的北美人終於揭竿而起，在波士頓附近的列克星敦打響了獨立戰爭的第一槍。愛默生有詩紀念這一戰役：「有一次嚴陣以待的農民在此站立起來／發出了聲聞世界的槍聲」。有趣的是，愛默生，這位美國獨立思想的先驅，對中國儒學興趣濃厚，在他的日記和他主編的《日晷》雜誌上所摘引的儒家經典「四書」的語錄多達六十餘條，還把他敬重的孔夫子尊稱爲「東方聖人」，卻反常地十分厭惡中國的茶葉，說他「不會去喝黃海的水，驅魔的茶」，而引發列克星敦「聲聞世界」的槍聲的因素之一恰恰是茶葉，——主要是源自中國的茶葉，而這茶，恰恰具有「驅魔」——驅趕英國殖民魔鬼的功能。

奧巴馬終使健保改革法案正式成爲法律 （資料圖片）

美國人十分重視自己的革命傳統，七月四日獨立節的慶祝總是熱熱鬧鬧、煙火滿天，對波士頓茶黨和傾茶事件這段光榮歷史也是念念不忘。可惜有些人名義上在保持和發揚革命傳統，其實是離經叛道，背道而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目前在美國搞得沸沸揚揚的「茶黨抗議」運動。

這個二十一世紀的「茶黨」顯然盜用了十八世紀的茶黨的名義，以反對增稅爲名來反對社會改革，抵制進步立法，從而保護富裕階層的既得利益。那是在二〇〇八年總統競選期間，由共和黨衆議員朗・保羅及其支持者發起，扯起所謂「當代茶黨運動」的大旗，在全國各地煽風點火，在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就職之後，更是興風作浪，唯恐天下不亂。

當代「茶黨」成員基本上都是白人、富人、共和黨人。他們的做法當然不再是波士頓傾茶事件的重演，不會把自己化妝成印第安人或黑人，不會把大量茶葉倒入流經首都華盛頓的波托馬克河，而是別出心裁，另闢蹊徑，卻又萬變不離其「茶」。奧巴馬上台後，這個新茶黨號召美國人給衆議院和參議院寄「茶袋」，寄得越多越好，以無數茶袋來抗議奧巴馬政府的各種方針政策。在他們看來，茶袋小，分量重；小茶袋，大作用。到了奧巴馬敦促國會討論和擬訂全國健保改革方案的時候，茶黨更是變本加厲，聲嘶力竭地反對任何改革方案，向國會山莊寄去更多的茶袋，因爲他們不樂意看到全國人、尤其是貧苦人都能享受醫療保險，不願意因健保改革而增加他們自己的賦稅。

新茶黨特別利用各地的鎮民大會來阻撓健保改革，把會場搞得烏煙瘴氣。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爲此寫了一篇題爲《鎮公所亂民》的文章，批評那些用叫喊聲來淹沒講述健保改革計劃的國會議員、甚至向他們發出死亡威脅的「亂民」，指出「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醜惡現象」，「其背後是某些富裕的利益集團」。

克魯格曼在另一篇《紐約時報》專欄文章中更明確指出：「茶黨得到典型的共和黨億萬富翁的資助，福克斯新聞公司則爲之推波助瀾。」

然而，得到保守派政客和媒體支持的茶黨終於大失所望。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一日，衆議院終於克服重重障礙通過健保改革方案。三月二十二日，奧巴馬總統簽署健保改革法案使其正式成爲法律。這是美國經過一世紀的努力始終未能實現、而今終於實現的重大社會改革。關於新茶黨的表現，各媒體近來有很多報道。例如有一家報紙說，就在三月二十一日那天，由白人組成的茶黨示威者在國會山莊指着民權運動領袖、非裔衆議員劉易斯，罵他是「黑鬼」。有人還向另一名非裔民主黨議員吐唾沫。有的民主黨議員的辦公室窗戶被打破。

《紐約時報》另一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奧巴馬簽署健保法案後寫道，他也想成立一個茶黨，他自己的茶黨。

他是一個黨派立場不鮮明的作家，他沒有說他的茶黨是親民主黨的還是親共和黨的，但他說，他的茶黨是一個「沒有瘋子的茶黨」，言下之意，如今的茶黨裡不乏瘋子。這樣一個擁有瘋子的茶黨，顯然與當年波士頓的茶黨大相逕庭，其小茶袋與當年的大茶壺也標誌着全然不同的政治含義。

風趣「兩道菜」

何永武 楊茂芳

「鳳抓龍袍」與「雪壓青松」這兩道菜在茶馬古道的要塞雲南省鳳慶縣江北一帶廣爲流傳，趣味無窮，那段「吹打匠」和「廚師」智慧比拚的笑談着實讓人難以忘卻。

彝苗漢等多民族雜居的新華、魯史、詩禮（統稱江北片）有這樣一種習俗，家裡操辦紅白喜事總要請一支以吹嗩吶、吹筒號爲主的四五人組成的樂隊（當地俗稱「吹打匠」）助興。有了他們，使喪事莊重肅穆，使喜事喜氣洋洋。更有趣的是席面上「吹打匠」與廚師之間在暗中鬥智。「吹打匠」吹一個調子，道出調子名稱，廚師就得報上菜名，把「喜菜」端到「喜桌」上。一般情況下，是以當地的「八大碗」來配常規調子的。先上什麼菜，再上什麼菜是有順序的。但是，也有例外的時候，他們預先沒有約定廚房準備多少種菜，「吹打匠」能吹多少調子，或是相互不配合，更有甚者相互責難。在詩禮鄉，筆者就領教過「吹打匠」與「廚師」比智慧、比應變的場面。辦娶媳婦客的主人請來了當地最有名氣一幫「吹打匠」和當地最有名氣的「廚師」，喜事辦得非常熱鬧，光是在席面上的菜譜讓「廚師」準備了「八大」、「四小」，比傳統席面上的做法多了四個菜。沒有想到「吹打匠」卻爲席面準備了叫得出名字的十六個調子，十二個菜都上完了，「吹打匠」的調子還是吹個不停。「廚師」很快又做了兩個菜上來，「吹打匠」還在不依不饒地吹調子。「廚師」急中生智，跳進後園子地掐來一把老茴香放到鍋裡，順手將放在廚房裡的豆腐渣倒進鍋裡迅速煎炒起來。未曾調聲歇落，只聽「廚師」有些得意地喊道：「雪壓青松」來囉！一道豆腐渣與老茴香混炒的菜端到了喜桌上。「吹打匠」不甘示弱，調子不肯收尾，「廚子」便跑上樓，從「囤籮」裡拿來乾蕨菜、乾蘿蔔葉，迅速放入沸水鍋裡。調子吹落，菜也端上了席面，「廚師」報上菜名：「鳳抓龍袍」！說來也形象，由於煮過的乾蕨菜像雞爪子，煮過的乾蘿蔔葉舒展開來就像一件沒有袖子的衣衫，蕨菜摳住了蘿蔔葉，客人用筷子把它撈起來的時候就很像「鳳抓龍袍」了。至於「雪壓青松」那就更形象了，老茴香還沒有煮熟的時候就像松枝一樣，上面鋪上潔白的豆腐渣，雪壓青松的感覺便天然自成。

我們不必探究「鳳抓龍袍」、「雪壓青松」兩個菜的營養價值，也不必要在意它的口感如何。但「廚師」和「吹打匠」足智多謀的稟性，詼諧風趣的品格卻不得不讓我們拍手叫絕。

幸福的「旋鈕」

王兆貴

央視一套黃金劇場正在熱播的電視劇《老大的幸福》，其藝術構思與年前播出的《迷失洛杉磯》有異曲同工之妙。說的是排行老大的傅吉祥，因父母早逝，含辛茹苦地將弟弟妹妹帶大後，自己也錯過了人生的輝煌期，但他無怨無悔，以高度樂觀的精神面對一切，爲實現自己事業和生活的理想，開心地活着並演繹着自己的幸福。他原本在東北小城過着簡單快樂的生活，自以爲事業有成、生活幸福的弟弟妹妹們，一心要報答大哥的撫養之恩，極力安排他到北京來過幸福生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儘管讓傅老大很不習慣，但他總能積極調適自己，既不喪失做人的原則，又能與人和諧相處。他宅心仁厚，同情弱者，把照顧孤苦無依的梅好母子，看成義不容辭的義務，耐心呵護，不棄不離，不以爲苦，反以爲樂，展現出可圈可點的人格魅力。該劇通過亦莊亦諧的家庭情感故事，透視當今社會千姿百態的現狀，反思世俗人生的浮躁心態，用一個小人物個性化的言行舉止，讓我們領悟到「什麼才是觸手可及的幸福」。

幸福是什麼，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回答；怎樣才會幸福，答案同樣是各各不同。特別是在當今這個價值多元的社會中，人生的選擇面臨着太多的誘惑，太多的無奈。有的人爲什麼「身在福中不知福」，家財萬貫者爲財所累，名滿天下者爲名所累，情不自抑者爲情所累，酒色財氣纏身，名韁利鎖縈懷，不懂得解脫，捨不得放下，怎麼會幸福呢？

綜觀全劇可以看出，傅老大的幸福建立在三個層面上，一個是把弟弟妹妹撫養成人而獲得的成就感，一個是熱心成全那些原本與自己不相干的人而獲得的快樂感，一個是爲實現個人事業和生活理想而獲得的甜美感。但他的人生經歷也並非一帆風順，沒有煩惱，傅老大的可貴之處是他善於調整自己的心態。傅老大有兩句口頭禪，一句是「調一調」，一句是「妥了」。所謂「調一調」，就是用內省自勵的方法，調整自己的心態，並找出合理的解釋和方法。換一句通俗的話說，就是傅老大心中有一個自我調節的「旋鈕」，每當事情的發展出現波折和衝突時，傅老大都會冷靜下來，自覺地「調一調」，將心理危機化解於無形，喊一聲「妥了」，然後心安理得地面對現實，堅定自己前行的步伐。遇到麻煩時，他不怨天尤人，而是調整自己，成全別人。看過這部電視劇的人都能感悟到，這一過程在傅老大那裡演繹得非常精彩。

如果說幸福有秘訣，《老大的幸福》告訴我們，幸福不過是一種個性心理體驗，是內心滿足後產生的愉悅感，無關窮通，不拘順逆，不假外求，也不是他人所能給予的。善於調整自己，保持心態平衡，才能做到知足常樂、自得其樂，才會有幸福感。

新疆行

胡成彪

走進新疆，第一個感受就是天高地遠，風清氣爽，讓你留戀得不想回家。旅遊手冊上這樣介紹：世界上很少有這樣一個地方，能同時具有如此多姿多彩、對比強烈的自然景觀：銀裝素裹的冰峰雪嶺；百花盛開的如茵草原；碧波蕩漾的高山湖泊；沙浪滾滾、浩瀚無際的戈壁荒漠；連綿萬頃，深邃幽靜的原始森林；光怪陸離，千姿百態的地質構造。

我曾有幸兩次來到新疆。第一次，是在一九八九年，到烏魯木齊。第二次，是二〇〇四年夏天到新源縣走訪。

新疆的地理，可以用一個「大」字來概括：大山脈、大盆地、大沙漠、大戈壁、大草原。天山橫亘於新疆中部，把新疆分爲南疆北疆。南部與崑崙山相擁着塔里木盆地，北部與阿爾泰山環抱着準噶爾盆地。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是中國最大的沙漠。狂風漫捲飛沙，經年而形成一道道沙丘，一望無垠，如黃色的海浪，如金色的夢幻，壯觀得令人驚心動魄。在天山與阿爾泰山脈之間，幾乎被戈壁和沙漠所壟斷。現有的農田都是建設兵團後來開墾的。縱橫的公路和一片片綠洲，織出的風景叫人陶醉得難以自拔。其中的烏伊鐵路和烏伊公路，沿着天山山脈由東而西，橫貫大戈壁，經霍爾果斯口岸，通往歐洲。這兩條路的另一端，則直通中國東部的海岸，被稱作歐亞大陸橋。那拉提草原是是中國最大的牧場之一，也是中國最美麗的草原。

作爲我國最西北的廣闊之域，新疆自古都是要塞之地。從封建王權設置的都護府古城堡舊址，到絲綢之路的古樓蘭遺跡，無不打上了歷史滄桑的烙印。據說，那些留在阿勒泰和天山深處的崎嶇險道，都是成吉思汗手下將士用馬蹄踩出來的。在上上個世紀，蒙古人創造了人類歷史的奇跡。他們成年累月地奔行於不知邊際的叢林和崇山峻嶺，以驚人的頑強去征服惡劣的環境和強大的敵人，證明了天下誰是英雄！

不過，外地的遊客如果能沉下心來領略一下這裡的勝跡，飲一口倒影着天山雪峰的天池之水，選購一塊產於崑崙之巔的和田美玉，品嘗一下少數民族鍾愛的風情食品——抓飯囊餅，現場欣賞幾首宛如天籟的少數民族歌舞，有機會還可以嘗一嘗正宗的吐魯番葡萄、哈密的瓜以及庫爾勒的香梨，一定會感到不虛此生。跨過天山的果子溝，去欣賞賽里木湖水的清澈和湛藍；走進阿勒泰山脈，沿着額爾齊斯河去體驗喀那斯湖的詭異和神秘，會讓人激動得手足無措。這裡的一草一木，一巒一水，都自然得讓人不能不自然，純淨得讓人不能不純淨。轉而走過伊犁，踏上那拉提草原，眼底盡收天地的壯闊，分享白雲的幽閒，感受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原始之美，傾聽鞏乃斯河汩汩流水的如琴悠揚。還可以親臨馬背馳騁草場綠茵、體會揚鞭策馬的快樂，可以一邊品嘗馬奶酒、一邊觀看賽馬叼羊的哈薩克民族風情。

有人這樣介紹草原上的哈薩克民族：走遍草原，無論是氈房、小木屋、矮土房，還是一頂簡單的帳篷，都是你的家。作爲陌生的異族人，你會被彬彬有禮地迎進門，殷勤有加地讓上座，爲你敬上奶茶、奶酒。如果時已黃昏，還會請你留宿。這次新疆之行，那拉提是我最難忘的行程之一，在冬夏兩個牧場，縱橫情懷，享盡風物。特別是那個辭行的晚上，伴着哈薩克牧民的熱情和閃爍的星光，就着噴香誘人的烤肉囊餅，三碗美酒下肚，一頭扎入夢鄉，飄飄乎如到仙境也。新疆，是這輩子不能不去的地方。